

左拉小說選集



畢修勺譯

瑪德蘭·費拉

世界書局印行

集選說小拉ノ三

拉費 · 蘭德瑪

譯 勺 修 畢

行 印 局 書 界 世

左拉小說選集

給妮儂的故事

定價國幣八元

給妮儂的新故事

定價國幣七元

蒲爾上尉

定價國幣七元

娜蕙·米枯倫

定價國幣七元

岱蕾斯·賴根

定價國幣七元

瑪德蘭·費拉

定價國幣八元

譯者

畢修勺

發行人

張靜江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出版

瑪
德
蘭
·
費
拉

威廉與瑪德蘭在封德訥站下了火車。

從車站出來，青年將自己的胳膊伸給少婦，好像他們還沒有離開巴黎的街道似的，他們向左轉，並慢慢走上美麗的，從梭村通往封德訥的林蔭小道。

等到火車消失在綠叢中間之後，威廉轉向他的女伴並微笑對她說：

『我曾預先告訴您，我完全不認得這個地方，我現在是簡直不知道我們走向何處去。』

『我們就走這條小路吧，』她的簡單回答，『這可以讓我們不要穿過梭村的街道。』他們進入香勃·齊拉小路。那裏，大路的樹木帳幕，突然揭開，讓人看見封德訥的崗陵。九月將盡的一天，下午四五點鐘光景，斜下的太陽，使這自然的一角變成非常可愛。只

有他們兩個在小路上，他們彷彿出於本能似的停止在這一片幾乎只由秋季最初赭黃鑲上金色的碧綠田野之前。

他們仍是挽着胳膊。他們中間還有這種初交而親密來得太快的模糊拘束。他們一想到他們至多只相識八天，就這樣單獨兩個人，像幸福的情人一般遨遊曠野，不免感到某種的不舒服。彼此實在還是陌生人而又不得不以好友相待，他們幾乎不敢互相注視；因怕自己會無意間傷到對方，所以只作猶疑的相談。

他們已重新行走，他們看看前面的崗陵，他們只以斷續的，沒有放進真實思想的談話，截斷當時的沉默。

瑪德蘭已達到她的二十芳齡了。她穿着很簡單的，襯着藍帶滾邊的灰布服裝，一頂圓的小草帽蓋在她的赭髮上，鬆縮的赭髮的確很美，它們閃出褐色的反光，在她的腦後束成一個很大的頭髻。這是高大的漂亮女郎，她的柔軟和強壯的肢體，顯示一種罕有的毅力。她的面貌更有特徵。上部是堅峭的，嚴肅的，差不多像男子的一樣；下部，反之，是嫵雅

的；她的面頰肌肉和微露酒渦的兩個嘴角，都有媚人的柔軟。

這奇特的面貌確實是由嚴肅與稚氣構成。下部若睡着，嘴唇於反省或憤怒之際若閉着不動，人們就只看見粗硬的前額，神經質的鼻梁，無光澤的眼睛，堅實和有力的面具。待微笑掀開了她的嘴唇，上部又彷彿變柔了，人們由此只瞥見面頰與下頷的細嫩曲線。這簡直可以說是成年女子的臉上，露出女孩子的笑容。

瑪德蘭的普通表情，往往是一種粗暴的倨傲突然消溶於非常溫柔的目光中，這又顯出她是一個纖弱與柔順的女郎；其實她的內心還留有女孩子似的天真！被挽在威廉的胳膊裏，循着小路前進時，她的嚴肅特別惹起青年的不安，而她的突然自棄和不自願的柔媚又隨着恢復了他的希望。看她堅定而稍合拍的步履，人們可以猜到公司已不再是少女了。

威廉的年紀比她的大五歲。這是個高而又瘦，舉止貴族化的青年。他的長臉，配上細薄的輪廓，若沒有潔白的膚色和高的前額，簡直可以說是醜陋的。他的全部面貌報告他

是強大種族的聰明子孫，不過現在已經瘦弱了。他有時突然發生神經質的震顫，似乎還有孩子的害羞。輕微俯下身體，他用猶疑的手勢說話，在沒有開口之前，總先拿目光詢問他的女友。他恐怕自己的態度和聲音會惹起對方的不高興或討厭。時常不信任自己，他總表示謙抑與柔媚。待他自以為被人蔑視的時候，自負的興奮又要他立直身體。自負就是他的全部力量。如果他的內心沒有天生的倨傲，沒有神經的易感性，使他對於損傷他自尊心的一切事物挺直腰部，他或者會犯很多的卑劣行為。

他們倆繞過香勃·齊拉小路所構成的轉角，他們已在非常單調的，伸展於兩堵灰牆之間的夾道上。他們放快脚步。趕急走出這仄狹的「走廊。」接着，他們由人們剛剛踏成的小徑，在碧綠的曠野裏，繼續他們的散步，他們經過魯濱遜長着許多大栗樹的小崗脚下，他們到了奧爾內。這迅速的奔跑激動他們的血流。他們的精神在拂過他們面孔的自由空氣裏，受到暖和太陽的燃炙，鬆懈地失去了原有的緊張。他們下車時，默然相處的對抗狀態，也漸漸把位置讓給好朋友的親密了。

到奧爾內，他們在維持着這裏涼爽的大樹蔭下，停了一會。

恢復了呼吸之後，威廉突然喊道：

『魔鬼纔知道我們現在是在什麼地方！……至少，我們就在這裏吃飯吧？』

『是的，不要怕，』瑪德蘭很快活的回答他，『再過半點鐘，我們就去吃東西……您由這裏走吧。』

她很活潑，她拖他到旁邊編着籬笆，一直通向高原的一條小徑走去。到那裏，她掙脫他的胳膊，開始像快樂得發狂的小狗似的，向前奔跑。她的全部稚氣都覺醒了，她在涼爽的綠蔭底下，在樹木顫動的沉靜中間，重新變成了小女孩子。威廉舒服地注視她；他已忘掉冷酷與倨傲的女人，他覺得很自在，他對這個喊着他逃去的大女孩子，發生很大的愛慕，他就讓自己墮入無上的柔情中；突然，她跑回來，倦怠而嫵媚的靠在他的肩頭。

威廉與瑪德蘭慢慢上去。有時，少婦的脚在石塊上滑了一下，她就拉緊同伴的肩膀。這就等於連續的撫摸，他們兩個都心裏明白。他們不再說話。他們只以交換微笑爲滿足。

這默然的語言就足以替他們表示充滿他們內心的唯一情感。

路，沿着高原的邊緣前進。左邊是許多方形的草莓地及無限大的小麥田，後者赤裸裸的消失於地平線中，上面只有極少的樹木。底面，樊里埃樹林，構成一條黑線，好像以喪禮的長帶圍繞天邊。右邊掘着許多斜坡，顯露十餘公里的面積；這首先是黑色與棕褐色的土地，成堆與繁密的綠叢；接着，色彩與曲線逐漸模糊了，風景慢慢浸入淡藍的空氣，末了是低矮的小山，它們的淡紫消溶於天邊的嫩黃中。

瑪德蘭以莊重與深思的態度停止在這「無限大」的前面。熱的氣息奔流着，暴風雨慢慢從山谷深處升上來。太陽則在濃密的水蒸汽後面消失了，地平線各點佈滿灰銅色的陰雲。少婦恢復了她的嚴肅與沉默；她似乎已忘記了她的同伴，她以好奇的注意，像老相識似的，凝視這個地方。

威廉站着，離開她好幾步，他審察她，心裏充滿不舒服。他覺得一條鴻溝逐漸在他與她中間擴大起來。他感到苦痛，他曉得自己不是整個屬於這個女人。他以祕密的恐懼對

自己說，她不認識他之前，就已生活了二十年，這二十年在他看來，簡直是可怖的漆黑。

真的，她一定認識這個區域；她從前或者同一個情人到過這裏，威廉很想問她，可是又不敢直爽的這樣做，他恐怕會得到誠實的回答，因而傷損他的愛情。然而他又不能阻止自己作猶疑的詢問：

『瑪德蘭，您也有時來過這裏麼？』

『是的，』她回答，『來過許多次……我們快走吧，就要下雨了。』

他們重新行走，彼此又離開好幾步，各人都沉沒在自己的默想中。他們就這樣到了龍德小道。瑪德蘭領她同伴去的飯店，就在那裏，就在樹林的邊緣。這是被雨龜裂了的，又黑又醜的方形建築物；後面，樹林的一邊，一個活的籬笆圍着只有幾株瘦樹的一種院子，五六處蓋着蛇麻花的小棚靠在這個籬笆上。這是酒店的特座，桌與粗木的凳子排列着，它們的脚都固定在地上，玻璃杯底留下遺跡使 tabletop 上印着許多淡紅的圓圈。

女店主，一個普通的胖女人，看見瑪德蘭時發出驚異的叫聲。

『啊！』她喊道，『我以爲您已故世了！已有三個月沒有看見您了……您很康健麼？……』

這時候，她已瞥見威廉，她就忍住衝到嘴上的另一個問題。她對這不認識青年的出現，彷彿覺得很狼狽。後者看出她的驚愕，對自己說，她一定是等着另一個面目。

『好好，』她裝起不太相識的樣子再說，『你們要吃晚飯，是不是我命人把你們的食具放到涼棚裏去。』

瑪德蘭很安靜，她接受了女店主的友誼表示。她卸下她的披肩，脫去她的帽子，把一切都拿到樓下的一間房裏去，這房間本是留着，準備夜裏租給一般不能回去的巴黎客人的。

威廉走進院子。他在這裏或那裏散着步，覺得很不自在，簡直不知道怎樣處置自己的肢體纔好。沒有一個人注意他，就是洗碗碟的女僕和狗，也在歡迎瑪德蘭的到來。

從房裏回來之後，少婦就恢復她的微笑。她留在門檻上一會兒；她的頭髮，因除去了

帽子就自由閃爍於最後的陽光裏，給她的皮膚以大理石一般的潔白；她的肩膀與胸口，脫離了披肩的束縛，有着壯健的寬闊與甜美的柔軟。青年對於這顫動着生命的漂亮女郎，投射充滿不安與欽慕的目光。無疑的，另一個男子一定也這樣看她微笑，這樣站在這個門檻上。在這思想所激起的罣慮中，他感到猛烈的欲望，很想立刻去抱起瑪德蘭，把她緊摟在懷裏，使她忘掉這房屋，這院子，這些涼棚，只單獨想他一個人。

『我們快些吃飯吧，』少婦快活地喊道……『喂！瑪莉，請採一大盆的草莓來吧……我餓極了！』

她已忘記了威廉。她注視每個涼棚，尋找她的食具。等她看見檯布時：

『啊！不，真是的！』她說；『我不坐那條凳子。我還記得那裏有一枚大的釘子，扯破了我的一件外衫……瑪莉，請把碗碟放在這裏吧。』

她安頓在白檯布前面，女僕還沒有時間放上菜碟。於是她想起威廉，她看他站在數步以外。

『那末，您不來坐麼……』她說。『您像一根臘燭似的站在那裏。』

她笑了。就要來的暴風雨給她以神經質的快樂。她有乾脆的手勢，簡短的話語。蘊釀着暴風雨的天氣，反之，壓迫威廉，使他的四肢像斷了似的頹唐，他只以單音回答。晚餐經過了一點多鐘。院子裏只有他們兩個人；不是禮拜天，郊外的飯店總是空的。瑪德蘭不斷地說話；她說到她的童年，她住在戴爾納寄宿學校的時日，她瑣細敘述女教員的可笑事情以及孩子們的惡作劇；她對於這個題目，簡直是說不盡的，她在回憶的深處，總是找到預先逗她發笑的有趣故事。有好幾次，威廉設法引她談到較近的過去；他想出巧妙的話語，要她說明她在一個涼棚下面晚餐時，怎麼會扯破了她的外衫。但是瑪德蘭巧避了問題，拿一種特別的固執，重新沉入她幼年時期的天真故事。這好像撫慰她，弛鬆她的神經，使她更自然的接受她同一個剛認識八天的年輕男子密談。

晚餐將完，他們剛在用飯後菓品之際，大點的雨打濕了檯布。天色突然陰暗了。雷在遠處響着。一枝寬大的紫色電光掠過白的檯布。

『看，大雷雨來了，』瑪德蘭說，『哦！我頂愛電閃！』

她立起來，到院子的中央，看個痛快。威廉坐着，留在涼棚下面。他很窘。暴風雨使他生起奇特的恐怖。他的精神仍是堅定的，他並不害怕被雷轟死。但是他的整個肉體不能忍受霹靂的聲音，特別是使人目盲的電光。當閃耀的電光燃燒他的眼睛時，他的胸口彷彿受到猛烈的打擊，他的胃裏因此難過，他戰慄而慌亂的留着，精神感到極度的不安。

這不過是簡單的神經現象。可是這很像恐懼與懦怯，威廉很着急，不願意在瑪德蘭面前顯出胆小的樣子。他把手掩住自己的眼睛。最後，不能再抵抗他全部神經的騷動時，他喊少婦回來，他以勉強裝着平靜的聲音問她，他們到飯店內部去吃完菓品，是否較為謹慎。

『但是，差不多沒有下雨了呢，』少婦回答。『我們還可以留一下子。』

『我喜歡進去，』他猶疑說，『閃電的景象使我難過。』

她以驚訝的態度凝視他。

『啊！那末，我們進去吧，』是她的簡單回答。

一個女僕把食具拿到飯店的公共廳堂，一間變黑的與赤裸的大房間，除桌與凳子之外，沒有別的傢具。威廉，背朝着窗口，坐在他不動到的草莓碟子前面。活潑的瑪德蘭吃完草莓，立起來，走去開了朝向院子的一扇窗門。她用臂肘靠在那裏，注視閃火的天邊。

暴風雨以罕有的猛烈爆發了。它停止在樹林上面，使空氣被壓於濃雲與灼熱的重量之下。雨停止了，幾陣暴風吹亂樹木的枝葉。電光那麼快的連續着，外面簡直像白晝一樣。雷的巨響並不在空氣與山谷的迴聲中滾動；它們有着炮轟的乾烈與清晰。霹靂一定已打到飯店周圍的樹木。每一爆炸之後，必有可怖的沉寂。

威廉想到他背後的一扇窗開着，就感到一種焦灼的憂慮。不顧他的懼怕，由於一種神經質的動作，他轉過頭來，他瞥見瑪德蘭雪白的站在閃電的紫光之下。她的赭髮，在院子裏的時候已被雨打濕了，現在重新垂在她的肩上，並對每一突然的閃電發光。

『哦！多麼美麗！』她喊道。『您來看，威廉。那邊有一株樹好像整個在燃燒。人們或者